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人事典

第六十七卷目錄

富貴貧賤部總論

禮記

孔子家語

孔叢子

韓詩外傳

淮南子

恒寬鹽鐵論

性理會通

富貴貧賤部記事

富貴貧賤部雜錄

人事典第六十七卷

富貴貧賤部總論

禮記

曲禮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

懣

馬氏曰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懣怯以內

無牽定之分而與物爲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內

而在外者其能善矣

坊記

子云小人貪斯約富斯驕約斯安驕斯亂驕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貧不慚於上故亂金亡

小人無道以安貪貪斯約無德以守富故富斯驕約者不懷志則有變彼之志故約斯驕驕者不能遵則有犯上之心故驕斯亂凡此皆人之情也而禮則因而爲之節文富者不以有餘而慚於人貧者不以不足而縮其身貴者不以在上而僂於物皆有由禮故也若夫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不使之驕也一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使之約也伐木之室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憚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故亂益亡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此亦辭富貴之通也

屈節辨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不能屈節以求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城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可以有得求伸者所以及背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大而不犯於義

六本

孔子曰以富貴而卜人何人不富以富貴而憂人何人不憂是故以富而能富人欲富不可得也以其而能富人者欲欲之不可得也

孔叢子

抗志篇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志爭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主侯其孰能最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馴於人抗志則不馴於道

韓詩外傳

富貴弗惡於貴賤

魏文侯問李兌曰人有惡乎李兌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貴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兌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貴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

淮南子

原道篇

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海而高懸之音鳴鄭衛之落葉結激楚之遺風射治漢之高鳥逐逐而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以淫流流面聖人處之不足以信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休養失其情性處窮賤之節制窮令之間操於峰薄之中環堵之室夫之以生牙蓬戶竟無絲毫爲樞上瀝下瀉潤浥北房室顯潤浥澤澤潤浥遠於廣澤之中而備伴於山嶽之旁此齊民之所爲形植繁榮豐盛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於懷德而

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過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貴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鳥之啞啞語之啾啾書鳥之鳴鳴溫溫其聲哉

設學

大夫曰大機柱而言正自託於無狀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機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應爛驚憂如漂炭之蠶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讎怨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貴賤而好義雖言好義亦不足貴者也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親其理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疎遠華修過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獨樂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貧賤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嘆知荀思之圖之也知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墓丁之謀之也李孫之狐貉非不廉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管獻以寶馬勿處就義子以城濮誘知伯知伯身食於趙而虞驕卒并於晉以其勢得不顧其後食土地而利實焉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慮食得不顧恥以利益身食於財財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身食於縣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其五刑也哉

方有鳥名鷓鴣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山之鵲鳴呼雀見過太山而擊公卿以其富貴笑鷓鴣爲之常行坊間鶴鳴者太山鳴鶴擊鷓鴣

大夫曰學者所以坊間鶴鳴者太山鳴鶴擊鷓鴣

學以輔德德以文質言思可通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惡行不及於身動作無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惡以出之是以孔子曰過終身行無窮大今人主張自立賴以治民現爵分祿以養賢而曰爵門萬民何窮之窮德而性於所聞也

文學曰秦主政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養賢能者受之養賢無義取無功受祿受祿之天下太公不遇周之三公有非其入簞食豆羹爲報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輕不及矣夫太山竭嶺焉見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事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貪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焉得若太山之竭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獲譴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延不擇遠近商人醜貌厚戎士不變死力士不在說事者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僅豐內貪外於往來游說相傾亦未爲得也故曾榮者士之顯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聞其與之齊於其其與高舉龍昇驕驕過九軌二期翔萬初鴻鴻躍躍且同屈兄廣辟雍室之屬手席天下權傾宇內之衆後事百乘食祿萬鍾而拘捕布獨不先稱權不飽甘故擊而卑廣屋亦不能得已雖欲稱其其已耳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商賈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欲殺故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舉卑陋而思遷也處遠而遷遷甚也夫郊祭之牛食歲期年之食而以一廟祭太宰統其釐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雖任重而止礙坂不可得

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士戶願被布而處窮鄙之萬里李斯相秦廢天下之勢盡小民乘及其因於國關車制於雲陽之市亦無所入鴻門行上秦曲街街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故執李斯以尊車自裁皆食祿累以沒其身從事百乘實不足以載其禍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飢足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爲節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智足以強國小足以欺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席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爲下也今奉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布太厚廉深金徐行若有道亡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曰蘇秦以從類於趙張儀以衛任於秦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知士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遠進必不以道退不以其利者必不以義亡李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禹丘李孟均於君皆仲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故滋厚而罪滋多夫行若先己而後求名者往先害而後求祿夫吾偶非不美也飽飽而深藏驚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爲鳥鵲魚龍食香餌而後從飛奔走過身相連無益於死今有司益衆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於無處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其獲害亡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其知恤服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

大曰文學高行憤然若不可處師臣言微然若不可處然成卒陳勝韓彭首為叛起自立張楚秦非有間由處士一行宰相臣之位也嘗於大澤不過旬月而書聲響應神之徒肆其長衣衣官之也負孔氏之體器詩書宏賁為臣孔氏為博學士卒俱死陳為天下大笑深威高遠者固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微義理不能經理天下請侯交爭相滅亡并為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喘息秦以虎狼之心竊食諸侯併吞戰國以為郡縣役能於功自以為過秦計而蓋與之同業仁義而尚刑罰以為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治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秦王暴虐當爪牙為天下首事近雖凶而儒墨或士之者以為無王久矣道極過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秦之故故憤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豈幾成湯文武之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位哉

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懸下視潔白沽行勝酒肉遠近相讓鮮小取大結廉振吞趙都王滅之等以古節讓焉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復以口告取大官竊權重欺抑室受諸侯之賂卒皆死死東方朔自稱辨略消聲釋石當世無要然者其行狂夫不認為况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足觀者也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謙小者放大粗旦以親體聞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風廟古之道舍而為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

之不屈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執馬不過一顯公孫弘即三公之位來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說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王父兄困厄之日久此共在位者不奸道而富貴莫知惟士也於是取健術之餘以固窮士之志非為私家之業也當世賢士非患情之匪廉患在位者之虎狼噬咽以求寬無所子連耳

力行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馬馬食粗衣惡居賤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當貴明日飢餓亦不歸惟義所在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奮發耳若補助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己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性道養則無饜而貴取之無窮矣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善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為阻礙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踐為更夫不必恥當知古甘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軟戚之有

富貴貴賤部紀事

歐陽策蘇軾說蘇王書十上而說不行累貶之奏散黃金自置資費用之絕去矣而歸歐陽履賈書稱囊形容枯槁面自黧黑官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班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軾閉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大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官家之罪也乃夜發書篋數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簡練以為操摩讀盡數難引雖自割其股血流至足日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饒福取卿相之業者乎

期年操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局集詞兄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單車百乘錦繡千段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微儀以抑強秦故蘇軾相於趙而歸不通當此之時天下大為震之策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軾之策不費十楮米煩一兵未戰一土未掘一弦未折一矢雖使相親實于兄弟夫賈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勢式於勢則內而不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韓魏連騎登橫于道山東之國從風而靡使趙大重且大疑秦持說趙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抗蘇軾說趙王降趙降趙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迎逆三十里秦國曰日何側耳而聽軾行御伏四拜自跪而謝蘇軾曰日何前俯而後卑也嫂曰以子子位尊而多金蘇軾曰嗟乎貧賤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人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豈可以忽乎哉

富貴貧賤部雜錄

禮記儒行篇有不餽糈于貧賤不充飫于富貴
論衡則孔聖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如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
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
不以其道得貧賤則所去貧賤可去去貧賤何之去
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
以其道則不去貧賤則得富貴不得富貴也貧
賤何故當言得之顯富貴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
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者施于
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
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
道仕得對賤富貴得對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
道去貧賤如何若苦貧賤起為奸盜積聚貨財擅相
官秩是為不以其道

東谷所見貧賤不如富貴耶抑富貴不如貧賤耶人
莫急于溫飽麻衣布袴固美矣然雖破舊寒其為溫
則一也甘味饌饌亦佳矣然糲食充饑其為飽則一
也溫飽之餘何必羨富貴哉彼委積愈厚賤愈切
厭憂愈為計慮愈深第宅田園器用服飾易見其
厭足為計又為預計惟恐其不克給日間飲膳失
期會夜亦不能甘賤貧賤者不如是之勞苦也肥甘
沈湎乃致命之媒粉粉曰婦若喪身之具動由環境
難禁推挫少命之憂或飲氣喘血而暴亡其處登餐
不研風霜稍有感觸難具藥有所不能療貧賤者不
如是之脆弱也今人致富召怨事多或有意外懷璧

其罪水火盜賊災禍致其終必不能免官爵雖高
冰山亦險難離方欲執有吏冊者不可枚數貧賤者
不知足之為累也富貴者勞苦貧賤者清閑富貴者
脆弱貧賤者堅固富貴者有危貧賤者安泰孰謂貧
賤不如富貴邪非富貴而傲意貧賤過之甚也貧賤
而詬謔富貴惡之尤甚也
有心錄諸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是公于
驕不及顯子一氣也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富貴者奢侈相向奉養之外樂於買窮極土木惟
善相勝貧賤者專于工巧伎藝古所未見一日之直
可以盡歲大終歲之利故樂未遑未辦業者少而求
食者多冰其益餘餘權不亦難哉

華囑貴人之前吳言窮微者謂欲求其歸矣富人之
前吳言貴微者謂求其濟矣是以素者之中淡然
冥然付之運歎可也窮也貧也貴也非告人而可
勝者或有不得于心者言味戰之而陶寫性靈而已
窮猶蒼言倪文節公云貧賤之人一無所有及臨命
終時脫一服于富貴之人無所不有及臨命終時帶
一懸子夫脫一服于得重帶一懸子如擲柳旗
又曰富貴貧賤所處不同至二者最處則一曰老
病死以愚觀之則富貴之于斯三者反不如貧賤者
之無係累也向子平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貧不如賤
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然就是以觀則生不如死亦可
知矣
芥蘆錄記富貴他人舍貧賤說成難文遺書類遠詩
又見晉書嚴浩傳遺書類子來富則緣族貧來貧則

兄弟難語
寶藏匿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懸線故謹隨身不可
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于其不離
者必求離之于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
役役卒歸于惡也
極著惡語貧賤時不可經于受恩富貴時難報之難富
貴時不可盡于市恩富貴應付之難
安得長者言得富貴人不難有難有難有難有難
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人事典

第六十八卷目錄

貧富部總論

書經

詩經

論語

法言

貧富部藝文

辨施

貧富部紀事

貧富部雜錄

貴賤部總論

羅隱南同書

貴賤部藝文

車馬行

成典

貴賤部紀事

貴賤部雜錄

人事典第六十八卷

貧富部總論

書經

洪範

五福一日壽二曰富

三曰康四曰攸

六極四曰貨

韓詩外傳

論富貧

原惠於學發時之至矣以富樂達戶庭蘭柳臺而無
幅下瀉下過區生而鬱歌子賈乘肥馬衣輕裘中紺
而表素軒不察巷而往見之原惠格冠穿杖而應門
正冠則舉絕振臂則肘見納履則躡決子賈曰嘻先
生何病也原惠仰而應之曰惠聞之無財之謂富學
而不能行之謂病富實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
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
裘之麗蓋不忍爲之也子賈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
去原惠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洽于天地如出
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
忘榮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奪之詩曰我心匪
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鹽鐵論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嚴毅

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

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妾之費盡入爲出儉節以

居之奉獻實賜一二簪間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

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者能壽之夫

子賈之賢者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

進步之六十納之息與取之貨賦之間耳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一利祿不競然後諸業不相遠

而貧富不相懸也夫秦齊賦以課諸者名不可勝舉

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名不可勝數也食鹽也管山海

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源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賈以

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

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人曰山岳有饑饉後自經溝瀆河海有潤然後

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既陳澤阜之木不

能成軍軍小不能也夫少不能濟多未嘗有不能自

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

故君子有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

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于車舟江海者因于舟楫公輸子能

因人主之材不以機智望臺榭而不自能爲臺榭

處材不足也故治能因國若以爲金龜大龜而不能

自爲一鼎鑒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

百姓調衆愚而不能自隄其家勢不便也故舜樹于

歷山思不及州里太公屠牛于朝歌招不及魯子及

其見用思流八荒德蓋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

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進想于天物布于地知者以信愚者以困

子賈以善權顯于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富于當世

富者交焉貴者禮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
莫不歎其德稱其仁原惠升侯當世被執禦之惠
顏回屢空于窮巷當此之時迫于窟穴拘于縲紲
雖欲假財信救疾亦不能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若十求義非富也故則子賈
不受命而賈殖焉君子進則財富且真不遠而樂
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遠義而安取惠居志節不欲折
行故不毀名而趨榮雖附之以繩馳之若奔其志則
不屈富貴不能榮故放不能傷也故原惠之繩袍賣
于季孫之狐裘趙宣之魚食且于知伯之發簪于

思之銀佩美于虞公之垂棘魏文侯執技千木之蘭非以其有勢也下文公見韓宣惠王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于仁充于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學行篇

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無以驚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樂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荷張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侯矣曰彼以其蠶蠶以其精後以其同顏以其貞顏其芳乎顏其芳乎或曰使我終未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終未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終未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虛空之內曰顏不孔難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卑也或人覆然曰狂苦也厭其所以為樂也歟

貧富部藝文

辨施

梁劉勰

山舉非為鳥植林茂而鳥自情之江湖非為魚臺澤澤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為人懷財財積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便然也懷璧之千未必能惡而人親視者有惡人之資也彼懷之土性能輕財而皆緣之有無惡人之資也今富而儉吝者見說教而不得施必見緣懷非行之失彼情懷也張衡登山不得重轡而行之舟人無不得安身而生何者山路迂迴海

水險沒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薄之仁者欲施而貧過之富而器物雖不為難食而儉者行非為過天之道須有餘之人情於不足也見山之下以玉抵鳥彭蠡之濱以魚食火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難故也擊研可水輒桂求火而人不悅者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飽瓜不得不食身非水石不得不衣食不滿腹豈得蔽口而惡人衣不敢形何得為體而藥物非性惜惜不足故也饑饉之春不賑朋戚多枯之秋饗及四鄰不賑朋戚人之慈惠及四鄰人之善蓋善惡之行出于性性而係于鐵積也以此觀之太豐則恩情盡之則仁惠廢也相馬者失在于瘦求千里之步虧也相人者失在于貪求恩惠之迹缺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資掩之也德行未嘗而稱未能猶足不能行而實覺樂望人信之實為難矣

貧富部紀事

韓子雖一篇桓公解管仲之東瀾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寬矣然而臣卑公曰使于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貴公曰使于有三歸之宋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于是立以為仲父管仲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貴賤高國之上以貴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賤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食以便治也管子輕重丁籍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家

人欲殺富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境滄之水通之杭莊之民桓公曰諾行今未能一歲而郊之民亦欲益富商賈之民邪魯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境滄之水通之杭莊之民間則船之計肥流水則船廢巨難窮其小島皆歸之宜得飲此水上之樂也貴人畜物而貴為儲買為取市未決滄而委舍其責則殺殺蛇巨雄新冠士凡諸挾彈俛伏遊水上彈射燕小鳥板于暮故賤賤而貴四郊之民賈賤何為不高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

楚語聞之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聞鬻聚馬歸以誇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危乎吾見令尹令尹問鬻聚積實如鐵封復焉焉必亡者也天古者聚貨不勸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周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患也公貨足以實歡家貨足以共用不患也夫貨焉則則于民民多國則有難呼之心將何以封矣昔周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獲獲民之故也成王問子文之朝不至及也于是乎母舅設脯一束秣一筐以養子文至乎今令尹挾之成王母舅出子文之緣必還子文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來富而子文之也曰夫貧政者以民民我民多藏者而我取富焉焉是勸民以自討也死無日矣我幾死其悲也故莊王之世幾若救民惟子文之後在生人處即為良民臣生不充君民而後已之富乎子常先大夫死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乎十四民之屬故曰日亡之日也豈憂楚相室盜賊司民民無所放是不恤而奢樂不顧其

速怒于民多矣積貨致多蓄惡故厚不亡何待大民

心之懼也若夫大川浩濶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

賢于成靈乎成不體于轉順食臨隨不復而死靈王

不順于民一國棄之如遺遂焉子常為政而無繼不

顧基于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嗣年乃有相乘之戰

子常奔鄧昭王介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鄭公孫惡厥有疾歸邑于公

室老成人立位而便鄧官薄祭祭以特羊股以少牢

足以祀其靈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

貧民無求焉可以復亡敬共事君與三子生在敬

取不在富也己已伯張幸君子曰善哉詩曰慎侯

度用敢不虞卿子張其有焉

晉語叔向見歸宣于宣于憂費叔向賀之宣子曰吾

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

我何故對曰昔樂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

器宜其德伯顧其德則使越子諸侯諸侯視之戎狄

懷之以正官國刑刑不秋以見于難及桓子驕奢

侈食欲無繼則行志假貨居賄五及于難而桓武

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

見于難而難桓之罪以亡子楚夫鄧昭子其富半公

室其家半三季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其

宗滅于難不難夫八節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

而滅其之某也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資吾

以為能其美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

不足將市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曰起也將

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故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

子之賜

新序刺者魯魯王獻子聘於晉宣子聘之三從後石

之德不格而且獻子曰富哉家宜子曰子之家與與

我來富獻子曰吾家富貴性有一土曰頗而甚無靈

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一著耳吾盡於此

矣客出宣子曰使君子也以其賢為我邦人也以

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五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

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馳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

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

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

然然投鏃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其元

志士仁人不忘其讓整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

志與子路心術故自新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

而先返也子路曰何也由與與巫馬期新于韞丘之下

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馳於韞丘之上由

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

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

天而嘆然然投鏃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其

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其讓整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

者其志與也心術故自新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

出而先返也子路曰何也由與與巫馬期新于韞丘

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馳於韞丘之

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

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

然仰天而嘆然然投鏃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

忘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其讓整子不知子與試子與

意者其志與也心術故自新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

日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人見先王之遺又說之兩

者心戰故陳先王之遺勝故肥瘠此志非能貪富貴

之位不使修靡之乘車至迫性剛欲以養自防也雖

情心豐德性修德剛欲不得已自強也故其能終其

而行行天下而不貪榮華物而不利夫大富之字游

無極之野豈太富馬太一玩天地於掌中之中夫豈

為富貴肥難故故故非能使人非欲而能止之非

能使人物樂而能止之夫使天下畏則車不取這豈

若能便無有給心哉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編不聽字子貢來富貴千金常

結駟連駟以還原意居居富貴連戶之中與之言

先王之遺風惠衣弊衣并日而食而然有自待之

志子貢曰其美子之病也原意曰吾聞無財者謂之

貧學道不能行吾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終

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取與時時貨居相獨奮而終

于齊

孔叢子陳子義解依莊周子順曰臣聞於財財聞

善願貨欲學之然先生阿國也當知其術願以生我

答曰然知之猶願學之窮士也則則常飢寒則常富

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街馬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

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富牛幸於狔氏之南十年

之間其滋息不可計實獲王公馳名天下以樂富於

狔氏故曰狔氏且大富富非唯一術也今子徒聞狔

氏而欲富曰亦將聞之於先生也吾曰吾貨而子

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

得長生者進十閭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進士高

鈞進寶之自是子孫漸富貴財富倍焉買至長安聞之乃厚賂轉輸與其張氏既失鈞漸棄妾而獨買數窮窮厄不為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于是釐銷以反張氏張氏復自故關西稱張氏傳鈞云

南明餘錄杭人沈維素貧與父同入山得一玉豚海陵人黃尊先居家貧常因大風雨散錢糶主其家荷拾而得之尋巨富錢數至十萬

異苑張末家地有泉出小龍在焉從此處為富家逾年因雨騰躍而去於是生貴日不暇給俗說云貴龍共居不知神龍歟

宋書嚴法典傳法典家貧父頌子販釣為業法典二兄延壽延興並侍立延壽善書法典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二十萬鄉人咸云載領子三兒敗陳費二十萬錢

北齊書溫陽王紹信傳紹信又妻第二子也歷得進開府中領軍漢南州刺史行過溫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鄧道蓋謂長命欲結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為是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紀與長命妻為姊妹其國家長幼皆有禮焉鍾氏因此遂貧

獨異志元宗朝宰相盧懷慎妻蔡終夫人崔氏止兒女不令就父曰公命未終我得知之語曰公清儉而廉潔雖是而讓四方賂遺毫髮不取與張燕公同府為相張納貨山積其人在舍儉之視豐處也故及肯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停陳公曰理因

不同冥間有三十爐日夕鼓鑪為說婦橫財我無一焉恐可匹哉言訖復絕

唐書馬懷素傳懷素集暢雖後以皆甲天下暢亦善殖財家益豐晚為豪幸倖又妻妾訟析復員元來神策中尉楊志廉溫使納田產至順宗時復楊之中官往往通取暢與不敢悉以至困窮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諡子無至順自訖奉誠園亭觀即其安邑里舊第云故世視暢以厚畜焉戒

諺言盧聲宜春人與同郡黃頌赴舉頗富饒資郎牧錢頗盛盛策妻而過明年舉狀元及第歸刺史以下迎接因看競渡警路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街得錦標歸

漁異錄曰開寶秋深大風鄉人朱鍊事富而經閭後學小紙擲則前云呂開洛陽人也身與而德備一日風天氏作書獨示成于園

宋史范杲傳杲知制誥家貧貸人錢數百萬母兄婦性善書為與元少尹居京兆通貨鉅萬親故有自長安來者結杲曰少尹不復新財物已揮金無算矣杲聞之喜因上言兄老求典京兆以便養太宗從其請改工部郎中詔知制誥杲既至而睡客如故且常以不法事干公府杲大悔果不專治生家公費舉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入告笑之

揮毫錄李推子約誦談人曾文肅在真定李為教授來索約婦夫人書指其母妻燕集時有武官提刑朱妻亦預席朱妻盛飾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姪婦所服衣不潔諸各擲其子俱來宋之子眉目如畫衣裝雖盛李之子妻甚然悉皆結語如流左右共

哂之夫人笑曰故使金鑲資郎俱令器乞時未易量提刑子雖是是其母但趨走之牙耳子約五子四登科二人主侍從二人為郎郎給諫大顯性謙遜隨正也宋子改止於南門祇候果如夫人之言隨進備供東陽陳同甫與客言有一士都下富家貧而屢空母美其鄰之樂自衣冠冠而清濁富特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富三日而後告子如言復竭力命得子屏間設高几綉錦黃之簪提而進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爾問其目即今之所謂仁義智信是也士胡盧而退

貧富部雜錄
禮記坊記云貧而好聚富而好施天下其幾矣按往天其幾此不多見也
古語以貧求富莫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仕仕不如修身君子貧窮而志節堅仁也富貴而德衰殺勢也
淮南子奢侈謂且富人則車馬衣裘錦馬飾飾富家惟舊舊席綉綉惟舊黃相類不可為家貧人則夏

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
札短褐不掩形而燭膏口故其爲漏戶富民無以異
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隸不足以論之
說林訓有貧而富者富者未必益有廉而貧者貧者
未必廉

論衡量知謂貧人好盜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
富人饒侈貧人富而富者客受賜于主人富人
不慚而貧人常愧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

訓通篇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中所有櫺櫺
所黨縹布絳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中空

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

搜采異聞錄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有子不自乳
而使人養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目乳而養之

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
行而又肩輿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之也天下習以
爲常而不察之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
甚受其論後乃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
廣其傳

寓簡杜子春苦貧遇老人於西市典錢三百萬用盡
又與一千萬復盡又與三千萬曰此而不悅貧在膏

今矣困更張老與華義方金二十錠又與一故席相
合於揚州北郎賣藥王老來取錢一千萬李生過一
厨令持拄杖於波斯邸取錢二千萬世間有如許開
錢而貧者求一箇不可得張翥謂馮元常于相法
取錢愈多則官愈進要師德性自不貪使其取錢必

敗遂懷憤憤而貧忽復生曰莫司我有三十爐日
夜爲張說窮橫財我無一焉貧富信有定命也哉

水凡冗濫義則提提見肘不妨爲富不無則高車駟
馬不失爲貧
權臣燕靜世路遑遑之境貧難而富易家庭骨肉之
間貧易而富難

貴賤辨論

羅隱南同書

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地
超萬物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上石之標
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重賤之國者之於自然也趨
能有神靈之別麟鳳有仁覺之真金玉有鑑潤之奇
芝松有貞美之姿是皆性應殊致爲萬物之所重也
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爲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則貴
明聖之才而居儒先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
之以爲君長才不愚次者則賤之以爲黎庶然處君
長之位非不貴矣難免有然而無德可稱則其貴
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難免有不足而有
道可採則其賤未爲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
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運臣也齊景有子嗣之僥伯
夷則晉陽之饒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飛伏理殊然
而百代人君贊紂上長之義三尺童子羞問紂景之
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夫人主所以

稱尊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於萬物乎
是故明君者網羅野處肝食與懷勞千起而無疲聽
八音而受諫蓋有由矣且陸明高臥貴貴軒政順風之
爾頤水幽居帝常發時雨之讓夫以既大播善之操
而降萬民之尊况天子厚載之恩而爲百姓所尊者
哉蓋不忠無位而忠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
之不爲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貴位曰仁苟
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
憂徒爲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降先王之餘
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德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
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前
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
非不微矣而鼎祚肇建終有指讓之美夏桀親御神
鼎非不盛矣而萬姓莫輔實罹放逐之辱古公證賤
而遷居世求其實也行未幾秦城岐下胡亥焚夷
禹之隨昔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滿土夫以虞舜
之微非有殺崩之利以悅於衆也夏桀之盛非無天
戒之防以禦於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
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衆之歸願同於黔首也
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皇
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遠德貴其
是之謂乎

貴戚部紀文

車馬行

蒙古風塵處處相連咽多稱號其冷豔隨風紛然
輪起白虎步河梁黃金火戲酒香香蘭言盡無餘
東都蛇已歸西山殺應結期集類蒸騰晚至却吹雪
子雲爾何事門巷無車轍

賦典

楊貴

貴人昔未貴威顧衆微及自登極要何會同布衣
平明登紫閣日晏下彤闥攬攬傍子無勞歌是非
貴戚部紀事

論街書處蕭后孔甲田于東麓山天雨晦冥入于
民家主方孔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
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折鞭斧斬
其足卒爲守者

晉書魏舒傳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
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
疑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前主人問所生兒何
在曰因緣桑爲齊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

梁書沈頤傳頤從叔物貴顯齊世每遣吳興賓客填
門顯不至其門物見頤送迎不施于園物嘆息曰
吾乃今知貴不如此

妻趙子顯與唐太宗有舊帝徵薛武顯曰王顯抵
老不作卿及帝登極而顯因奏曰臣今日得作蕭
郎帝笑曰未可知也其子官授五品顯獨不及
謂曰卿與貴相抵非爲卿惜也時侯射房元齡曰陛下
下既有龍澤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官更取
蕭相金帶錫之其後卒

琴溪筆談子卿家朝歌師王九齡嘗言其祖始未侍

中有女子玳瑁司使舊慣因病危甚服醫朱蘇藥遂
差發婦其妻酒醉之女子于坐間求爲朱蘇妻官
婦難之曰今歲感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
女子乃哭而赴徑歸不可面辭婦追請之遂召公才
諭以女子之意報是歲恩命以授朱蘇制下之日而
蘇死公才乃囑王公曰朱蘇未受命而死法當再榮
公蘇之再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
之公才乃飲酒開得官大喜遂舉卒一四門助教而
死一醫一官不可多得况其大者乎

渾水菰菰錄焉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輟一夕醉
臥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縱舟困眠有人叱之曰汝
侍中在此安得不還道者驚起步岸上一人太冠
熟睡草間詢之知爲馮也即拜曰他日貴顯幸勿忘
具以奉告因請臥舟中以避風露馮睡至曉與共載
入却後馮貴使臥舟不復見

通鑑錄丁石舉人也與劉華老同里發賣華老第一
丁第四丁亦才也後失途在教坊中幸老拜相與
丁緣見同賀華老華老以故不欲延辱之乃引見于
書室中再三慰勞丁石丁曰某遠背與相公同賣
今貴賤相去如此本無面見相公又朝廷故事不敢
露容儀輸汗縱見因曰移相公曰石被相公南巷口
頭擲下至今赴逐上劉爲大笑

漢書韋稜孫香同爲異州道判一日疾發卒幕官諸
人白郡爲下致仕狀附通即安明日遂出廳事而
不知乞致仕矣諸人遂告其妻其妻遣人趨詣州
且言朝奉到官未久與同官初無怨仇諸人皆作官

善老幼獨朝奉令致仕何耶郭主真諸人厚結僕步
赴逐後八日狀回乃曰陸陸欣然欲共會以樂同寮
是夕病復作乃卒

松江府志齊村陶慶炎治生大獲因欲求一官過關
下計會近臣引見世祖命脫帽相之但曰江南富家
也賜馬連三金銀而已近臣爲之請帝曰羅官之未
獲帝崩大德初始授職之休卒惟奉提舉上日上官
僉更率官樂歡門迎導至則死矣同邑有曹元珍者
由鹽司佐吏注縣吏吏更廉祿以廩千緡郭也先不
花知元珍久不得祿祿遂首披之元珍喜告祠堂然
後出趨事忽中風墮地不能起而郭去官將其身
不得升斗祿是皆可以爲不知命而妄求者戒

貴戚部紀錄

易經屯象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繫辭上傳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禮記曲禮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者則先
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官子問履不誅責顯
周禮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辨其貴賤
祭統大祭有十倫焉見貴賤之等焉
鳴冠于廟賤之重不能掩一書之曲

道術繩戾人身子值錢反多大貴人不值一文錢問
何故曰無債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人事典

第六十九卷目錄

富貴部彙考

書經

禮記

周禮

爾雅

富貴部總論

孝經

孔子家語

說苑

韓詩外傳

無能子

周伯元龜

周子通書

清暑筆談

富貴部藝文一

貨殖傳總敘

貨殖傳序

富貴部藝文二

相建行

贈郭駙馬

寓言

李監宅

古意

放歌行

史記
漢書

漢樂府

唐李端

王維

杜甫

薛據

權德輿

富平侯

少年

賁公子

齊上田侯射

寄令狐尚書

賁宅

誅賁趙

富貴曲

富貴曲二首

賁公子詠

富貴部記事一

賁元德明

李商隱

前人

韋莊

韓翃

前人

曹鄴

姚合

杜光庭

李咸用

僧貫休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李商隱

前人

韋莊

韓翃

前人

曹鄴

姚合

杜光庭

李咸用

僧貫休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賁元德明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

註數地舉其土地之廣狹如百里七十里十里

各言之也山澤所出如鹽鹵脂蠶玉錫石之類

也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服衣服不假

註宰邑宰也有宰則有采地矣食力謂食下民賦

稅之力衣服祭服也

問士之富以車數對

註士士二命得賜車馬故問士則以車數對也

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註庶人受田有定制惟畜牧之多寡在乎人故數

畜以對也

祭義

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

註一命齒于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

知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

三命不齒雖于其族亦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

可知此貴貴之義

周禮

天官

大宰之職以八柄詔王叙羣臣一曰爵以叙其貴

註王詔萬曰先王制爵以待有德德有小大則爵

有尊卑外之為邦君則有公侯伯子男內之為王

臣則有公卿大夫士五等之命見於諸侯五等之

命見於諸臣皆王之所爵也天下之人有爵之則

貴貴之則顯此所以叙其貴 郭錡曰與以公侯

伯子男之爵則有為君之貴與以卿大夫士之爵

則有為臣之貴

二曰祿以取其富

王昭禹曰祿以待有功功有多寡則祿有厚薄故司勳等其功則王功曰勳終於戰功曰多上自國君下至庶人有授之田有授之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皆王所祿也天下之人荷得之則富不得則不富此所以取其富 鄭露曰與以萬鍾之祿則大焉而富之與以升斗之粟則小焉而富之

以八統詔王駁萬民六曰尊貴

鄭康成曰尊貴尊天下之貴者 王昭禹曰爵以取貴朝廷之所尊也取以尊貴民知爵命之不可陵

又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曰長以貴得民 鄭康成曰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

又 九曰載以富得民 鄭康成曰富謂數中材物 王昭禹曰所生之物充物繁庶而民取之足以為富故曰以富得民

又 地官 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 鄭露曰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賴實共有餘以補其不足苟謂其富厚而賦取無藝富者不安小民亦失所依非國家之福漢武因案富籍籍錢中

之案大抵皆極而海內蕭然豈不知安富之道 關雅 釋站

富也

謂諸侯富有 富於豐財也

富貴即總論 諸侯章

在上不驕富而不危制節謹度漸而不溢富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漸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孔子家語 六本

孔子曰以富貴而天下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違可謂知言矣言而衆譽之可謂知時矣是以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叢子 公儀篇

子思曰吾之富貴其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說苑

貴德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堙 婦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不能譽善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莊辛對曰君子之富假貨人不德也不貴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夜也親戚愛之家人喜之不肖者食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于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韓詩外傳 論富貴

福生于無為而思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立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食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天地之生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契約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無能子 賢妄篇

天下人所共趨之而不和止者富貴爾所謂富貴者足下物爾夫富貴之元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巳豈不以後矣然富貴官闕建初後善賢故謂之帝王耶豈不以數善賢耶馬侯施師欲故謂之公侯耶不飾之以至矣官闕初後善賢故謂之公侯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至矣初後善賢故謂之公侯焉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庇庇者也自為之反為不為者風之乃以足物者為富貴無物者為貧賤于是樂富貴恥貧賤不得其美者無所不至自及今

樂富貴

而不恃其幾物之力也夫

附府元鑑

富

洪範之述五福其曰富仲尼亦云富人之所欲也故酒屋之謂見犯于策者素封之產非藉乎祿位又何況編列之戶以財力相君游說之士以資賤為恥者哉三代以下乃有陪臣擬于公室匹夫敵于國君財力雄于京師射獵比于王者莫不藉其世資因其邑人占山澤之貨通商賈之業或深耕以多穫或居物而射利以至權借稱之富廣畜牧之術精千方伎處于浩穰以致夫生之厚焉然而老氏戒乎多藏仲尼謂其不義自非保之以禮節約之以時幅又焉能免充詭之消逸偏重之憂歟

樂選

易曰崇山峻宇富貴詩曰為能為光蓋士之趨世者或道合主特成功濟大業然後享豐祿而高位澤及于宗黨寵被于閭閻度越華品垂為美談者斯有之矣若乃出于困窮奮自卑卑九終以貴盛申其志節以至期遠李晉望風約明論教懷德美舉樂或繁服歸于故部或榮養及于庭闈或展墓以達水懷或即家而為公府主乃父子更任于劇職王戚送處于要任以壯齒而顯顏仕因情將而還播賈中外更踐優著增秩時君異其思慮舉賢其出處斯皆才命胥美輻輳同致光景之振耀豈人倫之欲盡非天保若麟之訓得特盈之運又焉能克終而享傳哉

富貴

古今圖書集成

君子以通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無不足而餓餓軒冕盛觀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先理易明而慶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格也
清賢評議

論富貴

富者怨之所資者也之機此為富貴而處之不以其道者言之也若處富貴而不專履盛滿而知止持盈守謙何危有危危之有

富貴評議文一

貨殖傳說

史記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至老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轉近世途民耳目則誤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靈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屬聲之好口欲習舞象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新民久矣雖戶說以助諱終不能化故諱者因之其大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聲齊之其次者與之爭夫山西經材什數蠶純玉石山東多龜貝漆絲粵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卑瑁珠璣南華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齒菱角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產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而所喜好諸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地故得異而食之虞而得之玉成之商而通之北車有政教發教期會設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賤之微賤各勸其業棄其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

明倫彙編人事典第六十九卷富貴部

符而自然之驗乎周書曰日出不則多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經處不出則財賄少財賄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遠莫之奪于巧者有餘而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其地為南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機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帶水履天下海岱之間傲然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于成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雖生千有而廢千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過其力淵源而萌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現欲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大千乘之王富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思貴而况匹夫獨戶之民乎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樂施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遍得其所欲而從來諸侯侯底於京師關中自汴淮以東至河華青徐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李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好稼穡而多穀地重富帛衣及秦文孝釋廢陳廢之貨物而多寶獻公儀休曰權臣比郭也得乘通三晉亦多賈武昭治咸陽因以咸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厚產丹沙銅鐵

第三九一冊 之〇八葉

